



深度 异乡人

移民澳洲又回流香港：他为何一直要拍三级片

在澳洲学校幻想自己是陈浩南；拒绝香港导演圈由低做起的规矩；想给九龙皇帝拍部科幻片…

端传媒记者 张书玮 发自香港 | 2017-06-19



导演陈翊恒热爱健身，常常作街头装扮。摄：卢翊铭/端传媒

“如果电影台正好播，你又正好换到这个台，我想拍那种你会看下去的电影，看过都能再享受一次的戏。”

陈翊恒很熟悉 Sharp 出品的一款 TV/VCR Combo 电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Sharp 曾自信满满宣布这一型号产品是电视机的未来。就在同时期，陈翊恒在这种电视机上看了无数港产片录影带。童年的固定节目，全家人每逢周日先去教堂，之后中午就聚在祖母家中打麻将消遣。八九零交替，他还不到十岁，祖母家附近的九龙城广场当时还未修建完毕。陈翊恒不玩麻将，自己去楼下的金狮影视超特店租借录影带，借来的多数是成龙和许氏兄弟。无数个九龙城的周末下午，那是他最初与电影的接触。成龙《A计划》正片播送完毕，花絮中看到他冲破玻璃跳下来的侧拍镜头，原来那一幕有上百人在现场协力。“我开始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岗位是要去创造一个世界。”

港产片在澳洲并没有“时差”

电影梦埋种在港产片意气风发的年代，金狮影视超特店在香港大张旗鼓，分店林立。谁知在九十年代末，盗版横行，金狮负债累累，不得不清盘。那时间陈翊恒已经跟家人移民去了澳洲，很多香港家庭在89后都有类似经历，他1991年离开，2001年才回流。走时“细路仔”，回来时变了“大只仔”。他如今的装扮有时是嘻哈街头风，有时穿着贴身的运动衣，外型似是一个 rapper，但举止却不是嘻哈式。

九年的移民生活，他想来错过了金狮的结业。但他没错过电影。去澳洲之后仍有看港产片吗？“全家香港人过去，怎么会不看港产片？”他的父母和姑丈家都有很多录影带，华人文化在当地也颇为强势，“而且去到澳洲的时候，当地的电影工业每年大概只产出十部戏左右，多数是艺术电影，主打电影节。”与九十年代初年产200套电影的香港相比，澳洲的娱乐文化对华人的确吸引力有限。港产片跟随移民扩散到海外，陈翊恒仍然可以继续用 TV/VCR Combo 看电影。

“当时要去电影院，就要开车去市区。”他和家人移民到昆士兰布里斯本的 Tingalpa 区，“市区太远，很少去电影院，接触电影主要靠录影带。”Tingalpa 的生活区，餐厅洗衣

铺次第排开，当地的连锁店 Video Ezy 就在这些店铺旁边。“通常是先买一盒 pizza，然后去隔壁租录影带回家看。”

尽管不是华人经营，却一定会有成龙，洪金宝等人的大制作电影，“不过那些我在香港已经差不多都看过了。”他开始追美国和欧洲的导演作品。

“反而在电视上看了很多港产片。”澳洲本地免费的民族台 SBS 每周星期四五六专播港产片。出奇地没有年龄限制，十二点之后连对白中的粤语粗口也照播。陈翊恒第一次看《古惑仔》就在这个频道。他尽管身在澳洲，因有这个频道，也和香港没有“时差”：“我当时在澳洲没有什么朋友，常常待在家里。”

澳洲上学，同校只有他一个亚裔学生，没有同伴又被欺负。刘伟强的《古惑仔》系列让他挂念起“香港”。陈翊恒说他不爱看中产爱情电影，主力看动作片，英雄片或者古惑仔题材。他幻想自己是陈浩南，有一群讲义气的朋友，不会被欺凌。英雄片和动作片看得多了，他也开始试着去健身房，玩格斗运动，将自己变健硕，“都是受电影世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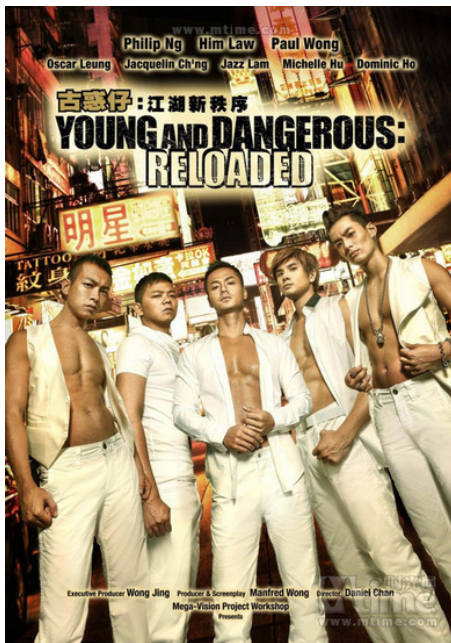
他带着反叛心理，去影碟铺租《人肉叉烧包》这部三级电影，竟然也成功借到了。“那一盒带子被人看到残破得要命。”原本只想偷偷看一部家人禁看的三级片，半年之后，那些血腥的画面仍然萦绕在脑海中，“这应该就叫做成功的电影吧？”他开始意识到电影强大的媒介属性，也开始追看邱礼涛的 cult 电影。越看下去，越觉得其中除了色情和暴力，也颇有乐趣，“那时候我还分不清楚电影里面的血腥镜头是真还是假。”

入行之后他拍的几乎都是限制级电影，暴力血腥与情色场面都不缺席，还和 cult 片迷 Sean Tierney 成为好友。“我当时回香港，也是对古惑仔电影特别有想法的。”电影当中的“义气”极为吸引他。他个人独力导演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扎职》，就是一部血腥的古惑仔电影。砍人砍到肠穿肚烂之余，又有激烈的床上戏，最后被评定为三级。之后另一部《古惑仔：江湖新秩序》同样如此。

《古惑仔：江湖新秩序》

导演：陈翊恒

发行：嘉乐影片



上映：2013年1月

21岁之前要拍第一部片

在澳洲闭门观影的成长期，他开始羡慕导演的力量：“这力量是从无到有的，所有的东西都从脑海里构思出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工作有这样的力量。”知道自己想做导演，他在澳洲期间就开始看书学习，想进入电影世界。

无奈家庭保守，父母和妹妹都以教书或学术维生。家人不想让他学电影，他读了市场推广。想不到，学院旁边恰好是电影系。那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电影系的资料馆里却满是电影史料和导演书，陈翊恒心向往之，开始找同学借学生证，由此认识了一班电影系的同学。这一班朋友，后来变成他第一部独立拍摄作品的班底。

澳洲的电影工业彼时仍不发达，本地的几家电视台重心也不在戏剧节目，偏重体育。多数读电影专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并不能如愿地拍电影。“2001年，我祖父说住不惯澳洲，我就趁机说陪他一起回香港。”陈翊恒想回香港入行。

“我当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Steven Spielberg 在21岁拍第一部电影，另外一位他喜欢的导演 Robert Rodriguez，也是21岁拍了处女作。阅读 Rodriguez 的著作，其中提到五位导演都是21岁这一年拍首作。陈翊恒就对自己讲，要在21岁之前拍完第一部电影，“电影像是一个大的游乐场，导演就是进去在里面操作一个机动游戏。”

回港后的第一年，他在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一年期满时，离他的21岁还有三个月时间。“我没想过会失败，也不知道真的失败了会怎样。”陈翊恒储了五六万港币，回澳洲找到自己借学生证那一批电影系同学帮忙，用 DV 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



陈翊恒翻看好友 Sean Tierney 的影片收藏，他们都酷爱 Cult 片。摄：卢翊铭/端传媒

破格的职业路

这班电影系同学之前不少已经拍过短片，陈翊恒自己却毫无经验上阵。“虽然那部电影现在看来很难看，但那时给了自己信心，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到。”故事讲的是两兄弟打劫一个老年伯伯，但进屋之后发现阿伯是当时被通缉了很多年的连环杀手。他烧录了80只碟寄给不同的电影公司，后来有两间回覆了他，一间是曾志伟的公司，一间是王晶的公司。

在香港拍电影，做导演，很多人都要从低做起，从场记做到副导演，再等机会担正。陈翊恒去王晶公司要从场记起头，连续两个项目都未能成功开拍，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导演事业到底要不要从场记出发。

为了学写故事，写剧本，他买了很多影碟，逐条听花絮中的评论音轨。陈翊恒发现很多欧美年轻导演自己撰写剧本，也要自己去联络投资人，只要剧本打动了对方，很快可以获得机会做导演。

“如果要我花十年时间先跟一个导演，那我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创作了。我对电影的兴趣是源自于港产片，可是我的风格还是应该像美国英国的独立电影那样，用文字讲故事，去引起监制的注意。”曾志伟的“故事会”训练了他。曾志伟常常叫来一群电影人聊天讲故事，陈翊恒负责将故事大纲写出来，第二天讲给其他监制导演听。四五十次之后，他学到很多写剧本的技巧，也明白怎样转述和讲故事，明白故事引人的要素在何处。

很多电影剧本计划也需要向评审讲故事。陈翊恒英文程度好，也熟知剧本的写作方法。他懂得一个故事怎样可以打动评审。“演示和呈现的手法很重要。”突出剧本中的剧情转折位，可以让评委对剧本有进一步的兴趣。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投拍之前好几年，他都去亚洲电影投资会，帮本地监制和导演向国外投资者和评审推介剧本。

有了这段经历，他成功将自己的故事介绍出去，先后拍出了两部电影。一部是血腥的变态杀手故事《第六诫》，另一部是古惑仔江湖电影《扎职》。前者几易其手，波折重重，好不容易才面世。“再也没有人比任达华更适合演这个变态杀手了。”任达华曾在很多b级片中表现突出，变态杀手是他的经典形象之一。陈翊恒觉得故事设定原本不错，但制作方太

多变数，自己不太满意，认为那是一次很差的经验，“其实后来我等于被炒了”。《扎职》虽然拍摄环境不舒适，预算极少，他抱着拍学生习作的心态，觉得整个剧组都很进取。



《扎职》

导演：陈翊恒

发行：英皇电影

上映：2012年11月

陈翊恒不是学院派，也没有香港电影工业一贯从低做起的传承。在这个行业，他是一个外来者。“当时我从澳洲回来，身型比较大，200多磅。”大家当他是一个“鬼仔”。“有的副导演会觉得你没有辛苦过，没有从场记开始做。”陈翊恒需要说服他们，自己有做导演的本事。“我一定会在现场积极参与，不是只坐在那里喊。”他要让工作人员看看自己值不值得整个团队为他工作，“当我讲现场需要的时候，也会引用很多港产片的拍法，让他们知道我对港产片也非常了解。”一连几部戏，他都在不断向现场的团队证明自己是一名有心有力的导演。

他的故事，全都发生在香港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回来香港？

“我想写的故事都关于香港。”陈翊恒一直在写故事，在澳洲时，他的故事总是从亚洲人的视角出发，但那个市场不会接受这些故事。“我始终在澳洲是一个离开家乡的香港人，这个市场不会喜欢这种异乡人的经历。”他对澳洲没有感情，写的大多都是华人在异乡的经历。回流于情于理，当时都是更好的选择。他无意间也成为人潮中的一员。

“当时我没什么人生经验，可如果写一个华人在澳洲被白人欺负的故事，也许对我自己很有意义，可是旁边的人未必能体会到其中的身份议题。”他想要更多人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刚刚回到香港不久，他写了一个未来九龙和港岛打仗的科幻故事，九龙皇帝曾灶财带着军队，跨过维多利亚港，攻打港岛的一个将军。故事在影视展上引起不少反响，不过“没有人愿意投资一亿去拍这样的科幻故事”。陈翊恒看到香港观众还可以接受一些小成本的电影，他曾经的 cult 片与黑帮片养份正好得以发挥。尽管也开始和中国内地的投资方合作，他发现那里做电影的关键常常是用什么卡司，拿下某个档期，故事变成了其次。香港市场到底多了几分亲切，港产片世界怎么都还会需要古惑仔那样题材的电影。“也许移民的经历让我离开了香港几年，但我还是更容易在这里找到联系。”

“再说，当初一直留在香港的话，我也未必会真的做电影。”相对于香港的保守和现实，澳洲的家庭文化总鼓励小孩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陈翊恒有想做什么就去做的冲动，在那边吸收的东西，如今在香港都翻了出来。“如果在香港长大，可能身边的人都会劝我别做电影，去做商业。”

尽管香港电影业近年多了很多机会给新人，环境并不是一帆风顺。陈翊恒近来监制的《同囚》细水长流，观众反应不错，他依然有生活的压力，“有时候一整年也没法开拍一部电影。”



《同囚》

导演：黄国权

发行：巴斯福影业

上映：2017年5月

他很羡慕邱礼涛导演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想每年都有精力尝试不同的题材。“最好是每年可以拍一部符合市场需要的电影，再去拍自己想要的题材。”有了低成本拍《扎职》的经验，他开始做监制，希望自己可以帮到一些新导演。除了《同囚》，另一部讲女子 MMA 综合格斗的电影也在筹备中。

现实好好坏坏，电影终究还是要拍下去：“到现在我也会熬夜赶剧本，但我真的很享受这种拍电影的辛苦。”或许因为过去的经历，他这样描述理想中的电影型态：“如果电影台正好播，你又正好换到这个台，我想拍那种你会看下去的电影，看过都能再享受一次的戏。”

（资料整理：涂雨清）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你确定想要移民日本？在日生活的三个真相

哪个文青不爱日本，但居日生活的真面目又是如何？且听听来自职场、社会安全、政府管治，这与民生息息相关三领域的真实经验……

尼泊尔的年轻精英，会因为热爱尼泊尔语归来吗？

如果尼泊尔的年轻精英纷纷出走，不再回来，甚或不懂、不用尼泊尔的语言，那么这个2600多岁的古老文明，谁来继承？

实验音乐人 Nelson Hiu：客于世界，却总是回到香港

香港、日本、夏威夷，他从不感到属于任何文化或身份，他客于世界，只属于此刻。

荷兰犹太裔的香港公共生活：司马文视学广东话为第一要务

公共生活之于司马文，是他多年来追问自己“我是谁”的答案。